

## 第十六回 登金榜雙成合璧 慶齊眉各受皇恩

詞云：

世上榮華煙霧繞，歲歲春春人未曉。錦書日望狀元頭，前途杳，光陰少，利名爭奪何時了。仙源蹤跡誰修道：雲樹月花童子掃。忘懷甲子不知年，根流早，真真好，天樓近處芳名保。

右調《天仙子》

話說王樞、王棟出了錢府園門，心中怏怏，在路上要問個姓名，又不認得他鄰右。正在那裏出神，卻遇一個老兒扶杖而來，王樞上前拱手道：“老伯請了。”誰知那老兒有些耳聾，見少年人向他拱手，也就略略的拱拱手。王樞道：“借問老伯，這所花園是哪家的？”老兒祇道問他園對過的花門樓，答道：“是田府。”王樞祇道花園是田府的了，王樞又問田府小姐長短，老兒道：“田老爺吏部侍郎，有兩位小姐。”說罷笑道：“二位兄問他怎的？”王樞正要回答，有人叫了老兒去了，所以王樞、王棟將這兩個女子祇認是田府的小姐。田府果有兩個小姐，俱已出過門了，是這老兒訛聽錯說，他二人見老兒已去，就回到寓處。王樞向王棟道：“這樣兩個才女，生於大家，一定聯過姻了。”王棟道：“天下事也難料定，二女或者貌無才。況全身未露，宦門如海，長兄徒思無益。”王樞道：“賢弟到底不識真虎丘，二女容顏宛然在畫，不睹全身可知，焉有無才之理。”

不說他二人議論，卻說一日錢祿拜客回來，在瓊花觀前經過，祇見錦芳站在觀門前。錢祿吩咐住轎，錦芳見了，慌忙上前磕頭，錢祿道：“錦芳，起來，你有何幹在這裏？怎不到我府中來？老爺、夫人好麼？”錦芳道：“家老爺、夫人俱好，命多多致候老爺。小人奉家老爺之命，送二位公子到老爺府中來。”錢祿驚問道：“既同公子到此，為何不到我府中？卻在何處？”錦芳道：“兩個公子在家歡喜出外遊玩惹事，家老爺命送二位公子到錢老爺府中讀書，請老爺拘束二位公子；二則明年秋闈就此北上。誰知二位公子在途中商議，恐到老爺府中不得出來遊玩，所以暫寓觀中數日，興盡之後纔到老爺府中去。”錢祿道：“二子可為巨頑，哪有此理。”遂下轎步進觀中，道：“快請來相見。”錦芳遂到房中道：“錢老爺請二位公子相見。”王樞道：“哪個錢老爺？”錦芳道：“就是我們到他家去的錢老爺。”二人聞知就是錢祿，覺著不好意思，也無奈何，祇得拂衣起身，到外邊來，錢祿見他弟兄二人翩翩年少，翠色凝人，不像庸愚浪子，先欲將年伯之勢發揮他兩句，及見二人飄飄然如神仙中人物，竟將此意丟入東洋大海去了。王樞、王棟下拜道：“小侄等原奉家嚴之命投年伯府中領教嚴束，恐不能玩錦城之名勝，所以逗留旬日，不期年伯駕臨，望恕侄等無知之罪。”錢祿答禮扶起，笑道：“二位年侄性情鍾愛花錦，正是少年所為，亦怪不得，何罪之有？”遂命家人取行李到府中去，謝了觀主。錢祿同王樞、王棟步來府中，從新敘了禮坐下，茶罷，王樞取出父書呈上，錢祿啟開看道：

弟王雲頓首致書於

春翁年兄大人台下：

憶昔江都分袂，不獲芝顏，忽忽數載。相隔不遙，何相聚之難。弟雖蘇郡，恭聞足下詩酒陶情，與花月為友，不勝稱人間之紫府。機關參透，壯年薄於仕途，消遣閑林，坐觀休咎，不啻漢時司馬。至於弟，不幸二小兒不肖，頑劣異常，懶習書文，惟串花柳，欺人惹事種種，助弟之愁腸，無可如何。今來貴府，特懇年兄垂德，聽受大教，當子侄之論。如不遵訓，加以責罰，毋得依情，足叨同榜分金之契，敢斗膽相託。來歲秋闈，望遣二小兒北上，僥倖寸進，自當圖報。不勝惠愛之至。

錢祿看完，藏入袖中道：“尊翁來札，皆為二位年侄懶惰書文，遊蕩等情。今託老夫拘束二位年侄，卻無此理。請自酌諒。”王樞道：“年伯說哪裏話來。小侄等奉家嚴之命，來輕造年伯府中，聽從教訓，若再遊蕩，非下愚而何？”錢祿道：“二位年侄立志可敬，老夫悅服。”王樞道：“請年伯母拜見。”錢祿笑道：“不敢當尊。”王樞道：“好說。”錢祿命丫鬟請夫人，繡珠甚喜，不知王雲二子來到。丫鬟傳請，繡珠就移步至外堂，王樞、王棟走下來道：“年伯母在上，小侄等拜見。”錢祿上前扶起道：“二位年侄常禮為妙。”二人依命揖罷，道：“家母致候伯母，小侄等輕造，全仗伯母教訓。”繡珠道：“豈敢。承二位公子駕臨，茅舍生輝。令堂小姐及尊大人在府納福，妾常想小姐一會，無由得便，至今怏怏。”王樞道：“承伯母垂念。”繡珠見二生豐神瀟灑，心中甚喜，遂回後堂去訖。錢祿設館於廳之西室，與王樞、王棟讀書不題。

卻說雪鳳、花鸞自從見過王樞、王棟之後，在閨中添了許多愁緒，增了百倍相思。那日繡珠出廳會王樞、王棟進來，雪鳳、花鸞迎著問道：“母親，何人在外出去相見？”繡珠笑道：“是姑蘇王雲的兩個公子，明歲要上京科試，在家貪著遊戲，不肯習理書文，故命他至此讀書。二子乃二母所生，倒生得一般模樣，令人喜愛。”雪鳳、花鸞遂不再問，竟回房去訖。有前日在花園中的丫鬟在外，看見王樞、王棟，竟跑到小姐房中來道：“有樞奇事，說與二位小姐。”雪鳳、花鸞道：“又是甚麼奇事，大驚小怪的。”丫鬟道：“纔到的二位公子，就是前日花園裏見的兩個書生。”雪鳳道：“不要亂講，他是投我府中來的，豈有隔了幾日纔來的道理。”丫鬟道：“小姐將人屈煞，分明就是，賤婢豈敢扯謊。”花鸞道：“姐姐，適問母親雲二子慣喜遊玩，到此恐被吾父所拘，暫住他處遊玩幾日，亦未可知。”雪鳳道：“賢妹所論也是。”

不談他姊妹在閨中議論，卻說錢祿陪過王樞、王棟的晚膳，就到後堂來，繡珠同二女起身，錢祿坐下，笑道：“夫人方纔可曾細觀王家二子？”繡珠道：“老爺說的話令人好笑，妾的眼又不花，為何看得不明白？”錢祿道：“二生才貌稱足，但也算頑皮之極。他父親書來叫下官拘束他，他猶恐被拘，公然到此不來我府，竟寓在瓊花觀中，在外遊玩。”錢祿說至此，花鸞以目送雪鳳，雪鳳微微點首。繡珠道：“二生少年才貌，也怪他不得。”錢祿道：“二女年已長成，理應擇婿，因夫人雲王雲之子，向有此議，耽遲至今。待二生成名之後，始與聯姻，方不負二女歸此二生。”雪鳳、花鸞聞言暗喜，遂回房去訖。自此王樞、王棟在書房讀書，每常也想起園中二女，亦無路可近，也就丟開了，雖知錢祿有二女，卻也不曾見面。

光陰容易，不覺的冬去春來，又將夏初，王樞、王棟就要打點北上。錢祿亦不再留，命二人由洛陽至長安，備下了程儀。兄弟二人辭別了錢祿夫婦，帶著錦芳望北進發，也說不盡途中辛苦。一日到了京中，竟投吳璧府中來。吳璧聞知接入，王樞、王棟參拜母舅畢。吳璧見兩個外甥貌凝寒玉，真令人奪目，問道：“二位賢甥何日離府的？堂上父母康健否？”王樞道：“家大人託母舅之庇，俱安好在堂。甥等還是去歲離蘇，在江都錢年伯府中附學，就此來京，未回家。”吳璧道：“原來在江都附學一載年伯是九如，二位賢甥

年伯近況得意，命致候母舅。”少頃，吳珍進來相見，禮畢。次日，王樞、王棟去拜望年家及萬鶴、張蘭、何霞等。以此就在吳璧署中讀書，吳璧每試二甥才學，甚為通達。看看試期已近，兄弟雙雙入場，三場畢後，到揭曉之日，王樞、王棟高高的都中了，王棟倒是第一名，王樞第四名，主考就是萬鶴，房師是何霞，去參謝過。吳璧見兩個外甥俱中，也自歡喜，差報錄的到蘇去報。有王雲夫婦甚是歡悅。王樞、王棟就住在京中，候到來春會試，俱登進士第，王樞殿一甲二名、王棟二甲一名。聖上賜御酒，金花遊街，赴瓊林宴。眾進士謝恩畢，出午門銀瓜彩旗，騎上馬遍遊長安，城中士女爭看俱羨，王樞、王棟遊街、謝師已畢，二生俱入詞林，就上歸娶之本，聖上准奏，欽賜歸娶，給假一年，赴京聽用。王樞、王棟謝恩出朝，拜別母舅，辭別了同僚，錦衣還鄉，在路好不風騷。經過江都，投錢府而來，錢祿就迎入堂中。王樞、王棟拜謝錢祿夫婦。錢祿道：“二位年侄同登金榜，今日衣錦榮歸，尊翁又增榮光。”王樞道：“侄等今日榮身，皆賴年伯之教。”錢祿道：“不敢。”王樞就要告別，錢祿留住飲宴，至晚方散，錢祿出手書遞與王樞，道：“此書乃上尊大人者。”王樞遂袖書謝別上船。

不二日，舟至蘇州，王樞、王棟上岸，到府中拜見父母，道：“孩兒等不肖，承爹爹、母親教訓，僥幸成名。見爹爹更加康健，孩兒等不勝雀躍。”王雲道：“我兒罷了，今日成名，與父增光，祖宗之福庇。”夢雲、英娘見兩個兒子烏紗圓領，宛如玉樹臨風，真正喜從天降。王樞、王棟又去拜見楊凌夫婦。少停，王樞將錢祿書呈上，王雲啟開看道：

小弟錢祿頓首拜書

清翁年兄大人閣下：

聞花月詩情，玩今博古，事事皆為吾兄占盡乾坤之造化，健羨。兩令嗣連登金榜，可喜可賀。向蒙姻議，弟久俟台命從信。欲傳媒妁，恐語差訛，故特修尺素，冒瀆台顏，二小女不稱淑媛，難字蘋蘩之好；兩令郎時之英俊，足締乘龍佳客。叨在同年，敢汗顏相訂，諒兄不以寒門見棄。崑望好音，不勝企仰。

王雲看完，笑著就遞與夢雲、英娘，二人接來同看畢，夢雲道：“向年從京中下來，在江都俱有此意。妾見二女一般相貌，卻是雙生，不知近來相貌何如？”英娘戲問王樞、王棟道：“汝兄弟二人可曾看見錢年伯之女？”王樞笑道：“從來不曾見面。”王雲道：“若久有此議，萬不宜辭了。”夢雲、英娘道：“這姻事果不可辭，諒是天定姻緣。我家二子，他家二女，面貌都也相似，豈非不是良緣。”王樞、王棟心中不然，又不曾見過，知道如何，怎就聯姻，他二人不欲之意已形之於面。王雲見二子有不欲之意，遂道：“看你兩個之意，有不願成。此乃是汝等終身大事，為父的也不強勉。”王樞、王棟就跪下道：“爹爹，恕孩兒之罪，方纔敢言。”王雲道：“何罪之有？起來講。”王樞道：“錢年伯之女，他來意諄諄，如卻之，使他無趣。前歲不肖孩兒在趙家院內，有二名妓，乃江都朱商家之女，犯了欽案，婦女官賣，被院中買來為妓，二女才貌足備，立身自潔，不肯失身，是前歲孩兒等會過，他願嫁與孩兒。爹爹若憐二女之難，使孩兒們不負此二女之望。”王雲聞言，沉吟不語，夢雲笑道：“兩個孩兒亦要學其父也。相公不必沉吟，可從他兄弟之志罷。”王雲唯唯點首。王樞、王棟見父親允了，不勝歡喜。次日祭祖，拜望親鄰，接著這些親鄰就來道喜，一連就忙了幾日。

卻說院中霞、彩二女，自從王樞、王棟去後，絕不會客，鴛兒每常凌逼，二女惟有哭泣，以命聽為。鴛兒沒法，也索罷了。後來金生來有幾次，二女絕會，又見都堂有告示，所以不敢羅唳，也就不來了。目下霞、彩二女聞得王樞、王棟及第而歸，暗暗歡喜。一日，王樞、王棟瞞過父母，隨身衣服到院中來。鴛兒、龜子忙接不暇，霞、彩二仙迎著，笑容可掬，亦欲下拜。王樞、王棟止住道：“常禮罷。”遂見禮坐下。霞仙道：“二位老爺雙登金榜，連捷泥金，可慶可賀。妾等恨落風塵，受人之逼，自二君別後，因杜門絕客，遭媽兒凌逼，不可勝言，望二位老爺見憐。”說罷，淚若涌泉。王樞道：“自來媽兒愛錢，見二位小娘子謝客，無處求財，所以相逼，這也不足怪他。”王樞道：“可喚鴛兒過來。”鴛兒見喚，忙向前跪下道：“二位老爺呼喚婦人，有何吩咐。”王樞道：“起來講。前年下官在此，問及二女，乃是宦家之子，他立心

祇願從良，下官欲與他二人贖身，你難道不知的麼？何以常行凌逼？這等可惡！若不看二女之面，定然送縣處治纔是。”鴛兒聲聲道：“不敢。”王樞道：“汝買得身價銀多少？到日一一送來。”鴛兒道：“二位老爺若鍾愛，兩個女兒情願相送，豈敢要身價。”王樞道：“哪個要你送。可小心看待二女便了。”鴛兒領命，王樞、王棟回府。

卻說王雲修書至江都復錢祿聯姻之事。錢祿接王雲來書，知允聯姻，夫妻不勝歡喜，就寫回書約王府擇吉下聘。王雲得書，遂行聘去，打點迎娶。錢祿在江都齊備妝奩，王府擇好吉期，十日前即發人役起身，兩隻大座船，新轎、職事，好不富麗。王樞、王棟親往江都迎親。三五日舟到江都碼頭上，翰林院職事，又兼王雲侯爵的儀從，其實威武，直擺到錢府門前。錢祿出府迎接王樞、王棟至廳，早有許多鄉宦在堂，各敘禮畢。眾人見他兄弟二人一般樣的齊整美少年，稱羨不已。當日飲宴，次日清晨僮相請新人上轎，雪鳳、花鸞拜別父母，依依不舍。繡珠悲痛，不忍分離二女，好生傷感，囑咐道：“兩個孩兒此去要孝順公姑，好事丈夫，諸宜謹慎。”雪鳳、花鸞哭道：“孩兒等曉得，爹媽請自寬懷珍重，莫以孩兒為念。”外廂樂人相促，母女分離上轎，王樞、王棟拜謝岳父母登舟。錢府發下妝奩，十分豐盛，錢祿親送至蘇。

不幾日到了蘇州，卻正是吉期。新轎上岸進府，王雲迎接錢祿進廳，二人相拜謝畢，次與眾親友敘禮，坐下茶罷，王雲道：“屢承親家厚愛，謝不能盡。”錢祿道：“叨在同年，凡禮數欠恭，萬望親家海涵。”王雲道：“豈敢。”少頃，鼓樂聲喧，新人將要出轎，王雲道：“小弟有一事請罪於親家。”錢祿道：“親家又來取笑了。”王雲道：“前歲兩個不肖畜生瞞過小弟，到趙家院中，有二妓卻是名姝，立身貞潔，志願從良，他以才貌打動二小兒，已經許二女側室之姻，今齊同結花燭。恐親家見責，故告罪耳。”錢祿聞言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此乃人間之美事，何罪之有？一雙才子，兩對佳人，奪盡人間榮華，親翁真為全福人也。”合座大笑。

王雲已經與霞、彩二女贖身，早就安頓在府的了，祇候江都新人到來，一同便拜花燭。此時細樂合奏，新人出轎，內堂亦扶出兩個新人，雪鳳、霞仙在左，王樞在左；花鸞、彩仙在右，王棟在右，共是六位新人，一般美貌。眾人齊聲喝彩，王雲夫婦歡喜無極。先拜天地、家神，次拜父母、錢祿及眾親戚，後送入洞房，夫妻交拜。乃是東西四間房，各分左右。王樞、王棟如登仙府，好不富貴。但見那：

對對銀臺籠絳紗，風流齊列玉瓶花。

堂前簫鼓乘鸞鳳，座上笙歌傍彩霞。

燕爾洞房真富貴，新婚合盃實榮華。

宛然誤入神仙府，美滿佳期更可誇。

王樞、王棟各歸房合盃交杯。王樞到東房，侍女們排下酒餚，一郎二婦，同交合盃之歡。霞仙是個憤家，並無羞澀之態。雪鳳依

頭不語，王樞細觀雪鳳，分明是在江都園中閣上所見之人，路人又雲是田家小姐，好生奇怪。雪鳳偷看王樞，是閣中士子，暗暗歡喜；又見霞仙美貌，已是閨中之秀，又生歡喜，霞仙見雪鳳端嚴美麗，也自喜愛。王樞飲酒之間，笑向雪鳳道：“夫人乃是宦門小姐，今日乃是吉日良辰，合喬之期，何作兒女之態？”雪鳳含羞答道：“妾處閨中之弱，今得侍君，望君憐念。”王樞道：“下官得遇夫人，三生之幸。前歲下官在江都脫凡居園中閣上，所見二女，宛若夫人姊妹一般，問路人，說是田府小姐。”雪鳳笑道：“乃路人之訛傳，田府在舍間花園對過，卻也有二女，久已適人，園中所見者，即妾姊妹也。”王樞大笑道：“若不是夫人今宵說明，下官還在夢中。罷是也罷了，那時在園中，夫人還該容情些，何以著丫頭惡狠狠的相趕？”雪鳳笑道：“非是妾不容情，以避嫌疑耳。”霞仙笑道：“亦算是姻緣有巧。何以巧巧在園中得會，祇恐小姐遇君之後，有留想於君，亦未可知。”說罷歡然酒散，王樞就在雪鳳房中安歇，郎才女貌，恩愛何消細說。霞仙歸房安歇不題。是夜王棟歸房，這些恩愛事亦相同。王樞、王棟次夜各及霞、彩二女房中，確然還是處女，弟兄二人各暗暗的歡喜，枕上的風流亦不細敘。

卻說錢祿住有四五日，就回江都去訖。自此王樞、王棟夫妻恩愛，父母雙全，一門有慶。不覺假期將滿，要打點進京，忽然武林吳府家人來報喪，雲太老爺已升天了。王雲聞言，進內堂說與夢雲，夢雲聞言大哭。次日，王雲叫船，備了弔奠禮物，同夢雲、王樞、王棟登舟，望武林進發。不幾日已到武林，上岸到吳府中來，家人去稟知，吳璧、吳珍因守孝不出外廳，知賓親友出來迎接至廳，各各相見。吳斌之柩停在後堂，王雲同二子進去哭拜奠畢。夢雲亦在後堂拜罷大哭，哭得幾次欲絕，老夫人勸止。王雲、夢雲及二子又拜見了老夫人，吳璧、吳珍出孝堂相謝，各各相見，敘過寒溫，寬慰苦懷。老夫人見兩個外甥長大，又衣錦歸娶過了，歡羨不已，夢雲同二子進去與嫂嫂，弟婦相見。王雲住滿旬期，意欲回蘇，不料老夫人也病在床，候了幾日，竟就懶懶不起。吳璧忙請醫調治，誰知竟是藥力無功，不幾日也自壽終，吳璧、吳珍滿門舉哀，買棺收殮，接著就開喪。安葬事畢，王雲想起對門任先生，承他荐入吳府之情，問到吳府家人，言已去世，王雲自弔奠一番，到次日，就辭別了吳璧兄弟，同夢雲、二子回蘇。有王樞、王棟欽限已滿，不敢久停，急忙進京，就拜別了父母，帶了霞、彩二女，鳳、鸞姊妹不願上京，留住家中侍奉公姑。二人在路無詞，到京面聖受職不題。

真個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說不盡的家常，走不盡的路途。幾年以來，王雲也就鬚鬢皓然，已登花甲之年，有楊凌夫婦去世，王雲以厚禮葬之。此時王雲夫婦白發齊眉，兒孫滿眼，享盡人間之福。有時或棹一舟，遊於山水，或到庵中與慧空談講。

不言王雲安享，且說王樞、王棟官拜學士之職，二人上養親之本，聖上批下祇許王樞歸養，王棟留京。王棟見了兄長歸家，也就罷了。王樞別了王棟出京。在途無話。一日到了蘇州，拜見父母、妻子。他兄弟二人雖則在京為官，三年兩頭告假歸省，也倒不久宦他鄉，王樞此來不過同老父消遣。是雖王雲六旬之外，真個鶴髮童顏，似得道玄之妙。夢雲、英娘亦然。說著話休煩絮。王樞、王棟各生四子二女，俱已完娶過了，是時王雲年近八旬，眼看八孫皆授官職，王樞長子王琦官拜吏部侍郎，次子王珮官拜太僕寺少卿，三子王琅官授翰林院編修，四子王珩官授洛陽縣令。王棟長子王琮官授山西巡撫，次子王珣官授翰林院侍讀，三子王珊官拜大理寺卿，四子王瑚官居山東刺史，一門十員現任高官，赫赫之勢，還有誰不趨承。王雲此時八十大慶，普天下官員俱送禮慶賀。王樞前告養親在家，此刻王棟及眾子侄俱上本告假，與祖慶祝八十大壽，聖恩已准，各各來府。其時張蘭、萬鶴、錢祿、何霞、金聖、吳璧同年俱已去世，盡是子侄輩往來。是日，王雲生辰，合城大小官員、士紳、親鄰俱來祝壽，好不興頭。正在一堂親友慶祝，門上跑進來稟道：“聖旨到了！”王雲排香案，合府大小跪接聖旨。欽差官開讀道：“聖旨已到，跪聽宣讀。”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

蓋聞人之立身治國齊家創功立業，以圖蔭子封妻。一生之名行猶祿壽巍巍，係上天之錫，非福量全人，何能備載？朕洞悉王雲乃先帝良臣，文可安邦，武能定國，為國家之梁棟，海內之人才。朕當論功，奈卿年耄耄，不堪侍朝，因未加詔。而齊家有方，生麟虎之兒孫，享千鐘之祿壽。卿年享八旬，果稱大慶。欽賜莽袍一襲，玉帶一圍，彩帛十端，黃金一鎰，加封於後：

敕封王雲文華殿大學士，授光祿大夫，一等平甫侯；

誥封妻吳氏一品太夫人，楊氏一品太夫人；

加封王樞中極殿大學士，授光祿大夫；

誥封妻錢氏一品正夫人，朱氏一品亞夫人；

加封王棟武英殿大學士，授光祿大夫；

誥封妻錢氏一品正夫人，朱氏一品亞夫人；

加封王琦吏部尚書，授資德大夫；

誥封妻萬氏夫人；

加封王珮太常寺正卿，授資政大夫；

誥封妻張氏夫人；

加封王琅翰林侍讀，授奉真大夫；

誥封妻徐氏宜人；

加封王珩欽取特點吏科給事，授諫議大夫；

誥封妻錢氏孺人；

加封王琮戶部左侍郎，授正議大夫；

誥封妻吳氏淑人；

加封王珣詹事府少詹，授中議大夫；

誥封妻吳氏恭人；

加封王珊都察院左都，授資政大夫；

誥封妻金氏夫人；

加封王瑚特升布政司，授正奉大夫；

誥封妻李氏夫人。

眾卿在任者，壽事慶畢，各各供職，毋得遲延，欽此謝恩。

王雲等謝恩畢，欽差官拜過王雲之壽，次日即京復命，王雲修謝表一道：與欽差官賚上謝恩不題。

眾親友見聖恩封誥滿門，又各各道喜，少頃散去。王樞、王棟及眾兒孫媳婦俱來與祖公婆祝壽，羅列一堂，王雲夫婦看得眼花繚亂，喜隨顏開，兒孫輩依次拜祝，王樞、王棟各獻壽詩一章呈上，王雲夫婦同觀。王樞的道：

海屋添籌未記年，椿萱八十邁神仙。  
煙霞領就長春樹，瑞彩呈來千載蓮。  
琴瑟共調俱玉案，兒孫齊享種藍田。  
蓬壺路徑知多少，紫氣飛空是洞天。

王棟詩道：

壽享巍巍慶八旬，童顏鶴發姤仙真。  
金桃待獻三千歲，玉樹常開幾萬春。  
北海風雲來際會，南山紫氣賀芳辰。  
彩衣舞罷封章讀，代代歡聲印綬新。

王雲夫婦看完大悅，門上人進來稟道：“慧空老師太來與太老爺祝壽。”

王樞等一齊出來迎接進廳，慧空與王雲夫婦祝壽已畢，向王雲道：“賢弟同二位夫人壽誕，老尼無以為獻，府上富貴極矣，何物無之。老尼所以撰得壽章一軸，聊以塞責。”命童獻上，王雲謝道：“師兄偌大年紀，費此一番心血。”遂命家人掛起，且是寫得端正，俱各上前看道：

恭祝

師弟雲君並二位夫人八十大慶壽章曰：

三星輝煌，夫婦壽康，齒德兼崇，遐齡亦昌。盈盈盛世，赫赫名揚。吳門瑞結，紫誥封章；平江氣秀，梓里生光。雲君之文，治國有方；雲君之武，開土豐疆。聖明眷愛，錫爵英良，雲君淑配，鼓瑟吹簧。家庭母儀，夫人之襄：侍夫之道：事事周莊；和偕雍睦，詠絮成章，綿綿瓜瓞，楚楚行行；蘭孫競秀，衣冠廟廊；英英俊傑，閭苑仙郎，雲君之慶，悠福悠量，壽登南極，祿享聖皇。籌添海屋，記祝春長。錦堂開宴，芝酒飛香，千秋綿遠，瑞靄呈祥。鐘鼎燕序，詩書傳芳。滿門嘉慶，合眷書香。芝蘭玉樹，稱慶一堂。

護雲庵八十六齡老尼慧空頓首拜撰

王雲等看完，讚謝不已，眾皆坐下。慧空年雖八旬之外，行走如飛，好返老還童，頗得玄機之妙。王雲道：“師兄可記昔年在武林唱和時節？近來總這般老了。”慧空笑道：“可見之速。你祇看君有如此福量，兒孫滿眼，富貴之極，天下惟君一人而已。”夢雲笑道：“幼時江中遭臧氏之難，寄跡寶庵，曾幾何時，誰知髮鬢皓然了，世事也不知多少更變。”英娘道：“老身昔年在山寨下來遇繼父，後到老師庵中進香，復遇姐姐，想來就在眼前。皓首餘生，也想不到有今日。”合座聞言大笑。慧空見滿堂嬌女，一室才郎，看得眼花繚亂，笑向王雲道：“賢弟一門富貴，才子佳人盡在府上。”王雲道：“哪裏話來。”慧空見府中碌碌，不敢久留，就起身告辭，王雲留之不住。慧空臨行，向王雲道：“老尼後日要辭世了，賢弟若看結契之情，來送老尼一送，足感情誼。”王雲道：“師兄正好暮年消遣，何出此言？”慧空道：“大數難逃。”說罷揚揚而去。

王雲曉得慧空有些通禪，到後日不失信，竟叫小舟往庵，夢雲、英娘聞言亦要同去，王樞、王棟並眾子俱各相隨到護雲庵來，慧空已備下茶果，命徒弟徒孫迎接王府眾老爺、夫人。見禮待茶已畢，慧空沐浴更衣，向佛禮拜畢，又辭了眾人，與王雲執手道：“老尼今日先行，大約老弟夫婦不久也就來相會矣。”王雲已知其意，垂下淚來。慧空笑道：“大丈夫視死如歸，況是極樂淨土，何苦之有？老尼去後，命眾徒將柩焚之。”王雲點首。慧空並不吩咐子孫一句，轉身坐在中間椅子上，道聲“請了”，端然瞑目歸西而去。眾人皆為奇異，並無苦境，就是王雲、英、夢三人心覺依依。眾徒弟將柩盛殮，眾人各拜畢，王雲道：“你師父遺言，速為化火。”遂將柩抬在院中，王雲為首化火，念四句偈言道：

一番修煉脫塵魔，今日西歸大道何。

人火飛空歸淨土，依然般若若波羅。

一時火焰齊發，祇聽一聲響亮，一道青煙沖天而上，裊裊有形，宛若慧空在內，隱隱歸西而散。王雲等讚歎不已。待徒弟拾骨入塔，夢雲、英娘觀玩舊地，道：“人已老矣，故物猶存。”日色漸漸含山，王雲等辭別眾尼，下船而回。

又隔有幾日，已是二月初旬，王雲想起慧空之言，向夢雲、英娘道：“夫人，前日慧空臨回之言，雲我們老夫婦不久也要去與他相會，諒我們光陰有限，明日叫一小舟，同二位夫人遊於名勝之間，

祇此一遊，以為謝世。二位夫人意下如何？”夢雲、英娘道：“老爺說哪裏話來，正該出去遊玩。”王雲次日令家人叫船，就同夢雲、英娘、王樞、王棟登舟，先到虎丘遊玩。王雲笑向夢雲道：“當年老夫見夫人

祇此處也。”夢雲微微而笑。玩至山頂亭子內，夢雲見昔所題之句宛然如故，因歎道：“六十幾載已來，物是人非。”王雲笑向英娘道：“老夫為了這首詩，不知害了多少想思。”英娘笑道：“這想思已被你害著了。”王樞、王棟不知來由，問於老母，夢雲細言前事，俱為大笑。又到各處隨喜了一會，走下山來，上船就往玄墓進發。少刻，舟至玄墓，上岸見遍地梅花大放，就如一片白雲，清香襲人。正是：

香流暗送白雲飛，點落蒼苔又惹衣。

若是羅敷認美女，梅花應得妒燕姬。

王雲等遍玩梅花，後到寺中遊玩，來至山門前，見一老道合眼端坐蒲團之上，王雲近細看那道人，驚道：“這位真人好似昔年在京救我命者。”忙躬身叫道：“老真人！老真人！”叫了幾聲，那道人開眼將王雲一看，哈哈大笑，站起來向王雲道：“你來了麼？老道在此等候多時了。”王雲曉得是真人，急忙跪下謝道：“向蒙真人活命之恩，欲圖報答，不期真人化去，今日得拜金面。”夢雲在旁，認得在江舟救身者即此真人，亦跪下相謝，英娘亦認得真人指路救難，也跪下拜謝。王樞、王棟見父母皆跪

者道：祇好也跪下。真人大笑道：“起來，起來，恐旁人看見不雅。”王雲等立起身來道：“愚夫婦皆承真人活命之恩。”真人道：“汝六十年前同張、萬二生在此遊玩，贈我白金，可還記得？”王雲道：“此是真人玄術，弟子哪能認得。今望真人脫弟子出於紅塵，起離天

婦於苦海。”真人道：“汝夫婦三人本是上天列宿，合該歸位。可回家，望日當歸天界，從此脫殼，老道為之引路，遵此別了。後面又有一道者來也。”王雲等回首一望，不見有人，再回頭來看，真人不知去向，王雲夫婦俱皆醒悟。王樞、王棟不勝驚奇，向父母道：“爹爹、母親正好享幾年清福，如何就要歸天？”王雲道：“一則大限難逃，二來去登極樂，我兒不須憂慮。”王雲等也不到遠處去遊玩了，登舟竟回府中。

王樞、王棟將此事說與合府人等，王琦等向父親道：“爹爹，此事宜真宜假，亦要打點下。”王樞遂料理諸事。王雲夫婦到望日，命燒香湯，沐浴更衣，拜謝世界。兒孫見此光景，牽衣留哭下拜，王雲道：“汝等不得如此，這是喜事，何須啼哭。我回後，兒孫等宜清正為主，不可奸佞貪酷。”兒孫媳婦來牽祖母之衣下淚，夢雲、英娘亦吩咐一番。英娘同夢雲說畢，夫婦三人端坐而終，俱享年八十。眾兒孫成服入殮已畢，方敢舉哀啼哭，合城鄉宦、大小官員俱來弔奠。安葬事完，王樞、王棟丁憂在家，後來也不出去為官，亦告老回家，夫婦也是齊眉壽終。眾兒孫代代居官，張、萬、錢、王、金、吳這幾家世代婚姻，盛在江浙。祇此《英雲夢傳》留為後人一笑。

有詩一律，單道王雲夫婦之福：

少年才振古吳閩，籌運乾坤作棟梁。

雙子共登金帶客，八孫齊荐紫衣郎。

人生富貴無邊福，夙世姻緣到底良。

應是鳳凰池上子，壽終又且好回鄉。

[返回 >> 英雲夢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本書完](#)  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